



FGS

Frontiers of Global Sinology

FGS, Vol. 1, No. 1, 2026, pp.93-101.

Print ISSN: 3106-5503; Online ISSN: 3106-551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g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gs260109strip>



《金瓶梅》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薛禹彤 (Xue Yutong), 许 靛 (Xu Liang)

摘要: 本文以明代经典小说《金瓶梅》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为研究对象, 梳理该书从缺席到全译的历史进程, 比较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叙述风格与文化定位, 并分析媒体评论、读者反馈、学界研究和教学实践对其经典化的影响。文章基于翻译学与接受研究框架, 将西语译介史划分为早期滥觞、全译出现和多元发展三个阶段, 指出译者的文化适应与学术背景直接关系到译本的完整度和注释深度; 两种西班牙语全译本形成了学术化与通俗化并行的格局, 为目标语言读者提供了不同的阅读路径。文章认为, 《金瓶梅》从“禁书”到文学经典的转变得益于权威译本、高质量注释以及包容的文化环境。其跨文化传播不仅丰富了西语世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认知, 也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文学对话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金瓶梅》; 西班牙语译介; 接受研究; 经典化; 跨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 薛禹彤 (通讯作者), 文学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海外汉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电邮: yutong@zjnu.edu.cn。许靛, 翻译学博士, 长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电邮: 1256636675@qq.com。

Title: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Jin Ping Mei*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Ming-dynasty classic *Jin Ping Mei*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It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s from early indirect excerpts to the simultaneous appearance of two complete translations in the 2010s, compares their strategies and paratexts, and analyzes media reviews, reader responses, and scholarly and

Received: 24 Mar 2026 / Revised: 25 Apr 2026 / Accepted: 26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educational recep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studie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ree phases: early experimentation, the arrival of complete translations,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t argue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a faithful academic edition and a popularized rewrite enabled the novel to transition from a banned erotic book to a literary classic, enriching Spanish-language percep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The success of this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hinges on translators proficient in both cultures, high-quality annotations, and culturally open and supportive publishing environments. The Spanish translations of *Jin Ping Mei* have not only broadened the horiz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broad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classics and world literature.

Keywords: *Jin Ping Mei*; Spanish translation; reception studies; canonization;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

Author Biographies: Xue Yuto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in Literature,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overseas Sinolo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mail: yutong@zjnu.edu.cn. Xu Liang, Ph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chu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E-mail: 1256636675@qq.com.

一、引言

《金瓶梅》作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以大胆露骨的情色描写和对世情百态的深刻揭露著称，长期被传统社会列为禁书。然而，它作为现实主义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风格上的创新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学价值和历史研究意义。20世纪以来，随着比较文学、翻译学和接受理论的发展，《金瓶梅》的译介与海外传播逐渐引起关注。虽然英语、法语等语种较早出现节译与全译本，并催生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在西班牙语世界，长期缺乏系统的翻译与研究。尤其在西语读者印象中，中国古典文学往往由儒家典籍、诗歌和《四大名著》塑造，缺少对市井社会和世俗人性的认识。《金瓶梅》的西译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为反思“东方文学”形象提供了契机。近年来，围绕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也开始从单一译本分析转向区域传播格局与接受机制考察，波兰等欧洲语区的个案研究表明，译者结构、传播渠道与中国形象建构之间存在明显联动（Chen, 2025）。

本文旨在梳理《金瓶梅》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和接受历程，分析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以及媒体、读者、学界和教育领域对该书的反馈，探讨译者在文化身份建构和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本分析、译本对读以及接受研究，以期揭示跨文化传播中译本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互动，丰富中国古典文学海外传播的案例研究。

二、《金瓶梅》西班牙语译介史

（一）滥觞与初次试译（1960-2000）

在长达数个世纪里，《金瓶梅》并未进入西班牙语文化视野。这首先归因于中西语言文化的悬殊差异，导致长期缺乏精通中文且有志于翻译此书的西语译者；其次，由于《金瓶梅》对家庭关系与欲望结构的细致描写使其长期带有“情色”声誉，在传统主流出版市场中容易引发顾虑。因此，西语世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关注多集中在儒家经典和《红楼梦》《西游记》等作品上。直到20

世纪下半叶，墨西哥和西班牙相继出现了零星的节译或转译，才为这一经典进入西语世界奠定了基础。1961年，墨西哥译者玛丽亚·安东尼娅·特鲁埃瓦（María Antonia Trueba）将部分章节节译为《金莲：西门与他的妻子们》（*Loto dorado: Hsi Men y sus esposas*），首次在墨西哥出版，并于1984年在西班牙再版。尽管该书篇幅有限，且侧重于西门庆家庭内部的情感伦理叙述，但它作为《金瓶梅》在西语世界的首次译介尝试，标志着该经典正式进入了西语读者的文化视野。1979年，加泰罗尼亚学者弗朗西斯科·马拉翁达根据法文译本转译出另一部《金莲》（*Loto Dorado*），在巴塞罗那发行，但该版本未再版流传，影响范围较为有限（Li, 2024, p. 179）。这些零星译介仅让少数读者略窥一斑。许多西语读者对《金瓶梅》的最初印象来自他国语言的转述或野史逸闻（如作者毒杀仇人的传说、毛泽东称其为“明朝的真实历史”等），而非直接阅读译文。可以说，21世纪之前《金瓶梅》在西班牙语世界只是知其名而未见其书，并未真正进入大众视野。

（二）全译阶段与代表译本（2010年代）

2010年前后，《金瓶梅》的西语译介取得突破性进展。西班牙几乎同时出版了两种“全译本”，使该作首次完整进入西语文学视野。第一种译本由格拉纳达大学教授雷爱玲（Alicia Relinque Eleta）历时六年完成，2010-2011年由亚特兰大出版社（Ediciones Atalanta）分卷出版。书名采用拼音 *Jin Ping Mei* 并附副标题“诗歌与散文（en verso y en prosa）”。雷爱玲直接以明代《金瓶梅词话》原刊本为底本，保持100回全貌，附录明代版画插图和19世纪彩色绣像，撰写长篇导言和655条注释，对典故、风俗、语汇逐一阐释。翻译策略上，译者强调以忠实和学术性为原则，力求让西语读者感受明代口语的韵味，她倾向音译人名，保留诗词格式，并在脚注中大量释义，体现“异化”与“归化”兼顾的平衡。该译本在西班牙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其中第一卷迄今已出版四版，显示出良好的市场接受度。

同年，加泰罗尼亚古典文学学者沙维尔·罗卡·费雷尔（Xavier Roca-Ferrer）在命运出版社（Ediciones Destino）推出了题为《小金瓶中的梅花》（*Flor de ciruelo en vasito de oro*）的西语译本。罗卡·费雷尔并不通晓中文，他综合参考英、法、德文译本间接翻译而成，分为《春夏之书》（*Libro de las primaveras y los veranos*）和《秋冬之书》（*Libro de los otoños y los inviernos*）两册。其译文注重通俗化和可读性，大量删节并调整章节顺序，以现代西班牙语叙述故事，同时多以意译方式处理文化元素，从将“潘金莲”译作“Loto Dorado（金莲花）”并以直白现代词汇弱化甚至省略原文的性隐喻便可窥见一斑。

两种译本在翻译策略上的差异反映了译者不同的文化定位。雷爱玲强调保留原貌，标题使用拼音，注释详尽，学术性强；罗卡·费雷尔则倾向解释性译名，力求让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直接理解，这种策略让小说更像一部西方历史小说，降低了阅读门槛，却牺牲了原作的语义精微和文化深度。尽管翻译取径各异，但两种全译本的相继出版，实现了《金瓶梅》在西语世界从“节选”到“全本”的跨越，为该作的后续传播与研究提供了完整的文本参照。

（三）后续发展与版本多样化（2010年代以后）

全译本面世后，《金瓶梅》在西语世界的传播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一方面，雷爱玲译本在2010年代多次再版，成为学术引用的标准版本，并被纳入中国国家“中华文库”项目，于2016年推出九卷本的汉西对照版。这一官方译介工程使西语译本获得更广泛的教育和研究应用。另一方面，罗卡·费雷尔译本凭借通俗语言进入大众市场，扩展了读者群体。两译本的并行传播为西语读者提供

了不同选择，也推动《金瓶梅》在拉丁美洲的发行。墨西哥、阿根廷等地书店开始销售《金瓶梅》译本，西语读者得以用母语阅读这部中国现实主义杰作。此后，学界还出现了针对局部章节的再译和研究，凸显该书在西语圈的持久生命力。

三、接受史与传播实践

《金瓶梅》西译本的出版在西班牙语世界引发了多层面的反响，具体体现在媒体评论回应、读者市场反馈和学术教育接受等方面。

（一）媒体与评论界的回应

全译本出版后，西班牙主流媒体迅速给出评论。《阿贝赛报》（*ABC*）的文化副刊 *El Cultural* 刊登了题为“*Jin Ping Mei, pura vida*”的长篇书评。学者路易斯·阿尔贝托·德·昆卡（Luis Alberto de Cuenca）赞誉《金瓶梅》为明代最杰出的小说，以无与伦比的写实手法描绘了明代社会万象，特别是女性的世界。评论强调小说虽充满挑逗性的情色描写，但“同时具有道德寓意：展现将人生完全奉献给纵欲所招致的悲惨后果”。即使曾被官方列为禁书，也无损其“真正的文学瑰宝”地位。文章还介绍了小说书名源自三位女主角名字融合，并比较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情节差异，帮助读者将其置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理解¹。

这篇评论还介绍并肯定了当时两种西译本，他指出“随着雷爱玲将此书直接从中文精译成西班牙语，由亚特兰大出版社分两卷出版，这部小说终于在塞万提斯的语言中找到了‘文字的家园’，填补了西班牙语文库中不可容忍的空白。”评论盛赞雷爱玲的翻译“精妙传神”，注释详尽，译者导言提供了理解作品的必备指南；同时提到罗卡·费雷尔的间接译本虽非直接据中文但亦值得称道。总体而言，媒体评价积极正面，既肯定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也赞扬了译者的功力，为译本在西语世界的传播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

除了报纸，一些文学杂志也对《金瓶梅》译本发表书评。例如加泰罗尼亚知名汉学家马内尔·奥列（Manel Ollé）在《图书杂志》（*Revista de Libros*）撰文指出，《金瓶梅》不仅是“艳情小说”，更是对权力与人性的深刻讽喻；他将雷爱玲译本誉为“再现明代口语韵味的杰出翻译”，并指出罗卡·费雷尔译本虽流畅易读，但略显保守²。汉学家安妮·海伦·苏亚雷斯（Anne Helene Suárez）则在《国家报》（*El País*）文化专栏中称，该译本富有表现力，准确传达了原文的节奏与色彩，显示出译者扎实的汉学功底³。

除主流媒体外，一些专注中国文化的西语平台也对雷爱玲译本给予积极评价。中拉网（*Chinalati*）⁴《亚洲报道》（*ReporteAsia*）⁵《中国今日》（*Chinahoy*）⁶以及马德里孔子学院⁷等平

¹De Cuenca, Luis Alberto (2010 Oct. 21). “*Jin Ping Mei, pura vida*.” *ABC Cultural*: 19-20. https://www.abc.es/cultura/cultural968libros-201010210000_noticia.html.

²Ollé, Manel (2011). “Algo más que un clásico del erotismo.” *Revista de Libros* (177): 6-7.

³Suárez, Anne Helene (2010 Nov. 6). “Oro, vino y flores.” *Babelia*, https://elpais.com/diario/2010/11/06/babelia/1289005940_850215.html.

⁴Moya, Teresa (2014 Sept. 30). “Entrevista a Alicia Relinque Eleta en el Día del Traductor.” *Chinalati*, <https://chinalati.com/profiles/blogs/entrevista-a-alicia-relinque-eleta-en-el-dia-del-traductor>.

⁵La Oriental Libros (2022 July 6). “*Jin Ping Mei*. El erudito de las carcajadas de Alicia Relinque.” *ReporteAsia*, <https://reporteasia.com/region/china/2022/06/26/jin-ping-mei-el-erudito-de-las-carcajadas-de-alicia-relinque/>.

⁶Rosales Ginarte, Abel (2017 Aug. 9). “Alicia Relinque: ‘El chino es mi pasión, mi modo de vivir’.” *ChinaHoy*, http://spanish.chinatoday.com.cn/soc/societ/content/2017-08/29/content_745283.htm.

⁷Instituto Confucio de Madrid (2024 Oct. 2). “El ‘*Jin Ping Mei*’ tiene momentos realmente memorables, puede ser divertida, intensa, cruel”, <https://confuciomadrid.es/entrevista-jin-ping-mei/>.

台先后刊发书评、专访或活动报道，既肯定其译文的语言精准性与学术价值，也强调其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这种来自西方与中国、媒体与文化机构的双向认可，不仅提升了译本知名度，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西语世界的文化影响力。

（二）读者与市场反馈

从市场角度看，《金瓶梅》西班牙语译本的出版与再版也反映出其良好接受度。雷爱玲译本由小型但具有鲜明文学品位的亚特兰大出版社推出，定位于高端文学读物。首印销量虽无公开统计，但出版后短期内多次加印，显示出明显高于预期的市场反响。与之相对，罗卡·费雷尔的改写本则凭借更通俗的语言和更强的故事性进入一般读者市场，为《金瓶梅》在西语世界的扩散提供了另一条路径¹。

总体来看，西语世界对《金瓶梅》的接受呈现出明显的分众化特征：一方面，汉学研究者与文学读者更重视雷爱玲译本的完整性、注释性与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普通读者则更容易被罗卡·费雷尔版本的流畅叙事所吸引。正是这种“学术化”与“通俗化”并行的格局，使《金瓶梅》在西班牙及更广泛西语世界中逐步获得稳定读者群。

（三）学术与教育领域的接受

《金瓶梅》西译本的出版不仅丰富了西语世界的中国文学译作库，更引发了一系列跨学科讨论。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该译本已成为性别研究、叙事传统和文化翻译等领域的重要对象之一。例如，西班牙学者佩尼亚兰达（Peñaranda）将《金瓶梅》中潘金莲的形象与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的通奸女性加以比较，认为《金瓶梅》在东方叙事传统中首度聚焦一位反抗礼教的通奸女性，是女性主体欲望表达的重要转折点，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叙事结构和深刻的社会批判功能（Almendros Peñaranda, 2020）。Carmen Y. Hsu（2010, pp. 43-56）也从媒婆角色比较《金瓶梅》和欧洲经典《塞莱斯蒂娜》，揭示中西情色文学结构上的共通。

与此同时，注译本的语言特色与翻译策略也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点。Cai Yazhi（2021, pp. 81-98）比较了几部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中的委婉语翻译，指出译者在直述与含蓄之间需要抉择；Chang Ya-hui（2018, pp. 93-103）比较了原文隐晦称谓“龟”在两个西语译本中的译法差异，对情色元素翻译进行了反思。

在教学实践中，《金瓶梅》译本也正式迈入课堂。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文学与翻译系已将《金瓶梅》（第一卷）列为“中国古典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之一，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并列；相关数据库与课程资源也不断完善，该译本已从出版物转化为可教学、可研究的学术文本。马德里自治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等高校亦将部分章节纳入翻译或比较文学课程²。

在学术研究之外，围绕《金瓶梅》译本的专业交流活动也在西班牙展开。西班牙的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多次举办中国古典文学主题的讲座和读书会。以马德里孔院 2024 年的“读懂中国（Léete

¹ Siruela, J. (2020 July 15). "Atalanta: brevedad y memoria, imaginación y naturaleza." Letras Libres, <https://letraslibres.com/cultura/atalanta-brevedad-y-memoria-imaginacion-y-naturaleza/>.

² Universidad de Granada (n.d.). Guía docente de Literatura Clásica China, <https://grados.ugr.es/literaturas/docencia/plan-estudios/literatura-clasica-china/guia-docente>; Rovira-Esteva, Sara, et al. (2019-2025). La literatura china traducida en España. Open-access database. DOI: <https://doi.org/10.5565/ddd.uab.cat/214778>.

China) ”读书俱乐部为例，活动专门设置《金瓶梅》专场，邀请译者雷爱玲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翻译心得与阅读经验。这类活动扩大了《金瓶梅》在西语世界的影响力，也促进了译者、读者与研究者之间的互动¹。

此外，中国学界也通过官方表彰肯定了《金瓶梅》全译本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卓越贡献。其译者雷爱玲凭借包括该作在内的汉学贡献荣获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一国家级荣誉的授予，不仅体现了中国学界对西语译本质量的高度认可，也在西语文化圈内引发了二次传播，进一步提升了《金瓶梅》在当代国际汉学图景中的知名度与文学地位。

四、文化身份与经典化建构

在西语世界的译介历程中，《金瓶梅》不仅完成了文本的跨语言转换，更在译者的诠释与读者的解读中实现了“经典化”的重塑。这种文化身份的建构不再局限于作品的文学属性，而是将其置于西语语境下的汉学图景中，通过各类译本的学术沉淀与跨国传播，使该作从一部异域读物升华为中国古典叙事艺术的代表性范式。

（一）中华古典文学形象的丰富

在《金瓶梅》译介之前，西语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印象多由儒家典籍、诗歌和“四大名著”等塑造。例如，孔子典籍和《孙子兵法》代表哲理智慧，《唐诗三百首》象征浪漫诗意，《西游记》《三国演义》展示奇幻冒险和英雄传奇，《红楼梦》体现绮丽哀婉的贵族生活。这些作品勾勒出的中国古典文化形象往往儒雅、玄妙、崇高或悲怆。然而《金瓶梅》的译入为这一版图增添了新的色彩：它展现的是市井日常、男盗女娼、权欲横流的世俗社会横截面，风格写实又讽刺，充满人性的灰暗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刻板想象。正如西方评论所言，《金瓶梅》之于中国文学犹如《十日谈》之于欧洲文坛，彰显了世俗生活的丰富性和文学表现的大胆性。通过阅读《金瓶梅》，西语读者发现中国古典文学并非只有风花雪月或君子之道，也有对权力腐败、性欲人性的深刻描绘。中国文学形象因此更加立体：既有《红楼梦》的雅致哀愁，也有《金瓶梅》的市井冷峻；既能写神魔传奇，也能写人伦百态。

这种形象的丰富对文化身份建构意义重大。西方受众由此看到：中国文化同样包含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对人性的反思，中国古人并非皆循规蹈矩，而是有人性的七情六欲、爱恨贪嗔。这种人性上的共通点拉近了中西读者的心理距离。某种程度上，《金瓶梅》译本使中华文化在西语世界中的形象更趋多元真实。过去西方或许倾向将中国传统视为神秘而道德化的他者；《金瓶梅》所呈现的权欲横流、奢靡浮华，与欧洲近代早期文学中对人性的刻画相互呼应，展现出人性贪欲、欲望与腐败的普遍性。这种认知有助于消解文化他者化，建立跨文化理解的基础。

（二）译者角色与文化桥梁

译者在文化身份建构中扮演关键角色。雷爱玲作为译者，不只是翻译文字，更充当了两种文化间的“形象塑造者”。她深谙西方读者的期待与误区，因此在翻译策略上刻意平衡异域风情与可接受性，努力让《金瓶梅》既保留中国味又易于西语读者理解。这体现在她提出的“背叛之艺”（*arte de la traición*），理念上，面对中西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译者有时不得不“背叛”原文的表层含

¹Instituto Confucio de Madrid (2024 Oct. 2). “El ‘Jin Ping Mei’ tiene momentos realmente memorables, puede ser divertida, intensa, cruel”, <https://confuciomadrid.es/entrevista-jin-ping-mei/>.

义，以更巧妙的手法传达深层意蕴（Relinque Eleta, 2014, p. 59）。这种“艺高人胆大”的翻译观体现了译者对文化距离的自觉认识。

例如，原著中大量明代俗语和歇后语直译会晦涩难懂，雷爱玲常巧妙地用西班牙语中对等的俗语或口语表达替代，并在脚注中加以说明。这样既避免了文化隔阂，又保留了原著接地气的趣味，让西语读者得以一窥明代市井语言风貌。又如，对于性的描写她并未像早期一些译者那样避重就轻，而是以现代西班牙语中恰当且不失庄重的词汇直译这些内容，既坦率直白又不流于猥亵，在情色直白与措辞典雅之间取得了平衡。这些翻译策略的抉择都体现出译者在重塑源文化形象时的拿捏：既避免呈现一个扭曲或过滤后的中国形象，也不让文化差异成为读者理解的障碍。

雷爱玲的实践表明，译者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实际上在帮助源文化定位其在目标文化中的角色。在她的译介中，《金瓶梅》被呈现为一部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中国经典，而非单纯供猎奇的艳情读物。这在她的导言和注释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她详尽阐释了明代历史、作者背景、小说结构与艺术成就，并将《金瓶梅》置于中国小说史乃至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加以比较，认为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犹如《坎特伯雷故事集》或《十日谈》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雷爱玲导言中甚至运用了巴赫金的“狂欢化”、洛特曼的符号学等西方理论来解析《金瓶梅》。所有这些努力都在向西语读者传达：《金瓶梅》是值得严肃对待的文学经典，其价值超越了民族和时代。这种阐释无疑塑造了读者对该书的认知——他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非仅仅“中国的情色故事”。可以说，译者通过翻译和阐释，为《金瓶梅》构建了一个在西语文化中经典化的身份。

与此同时，另一位译者罗卡·费雷尔也在西语世界构建了一条独特的接受路径。作为小说家及英法译者，他融合参考多种译本进行自由改写、概述和删节，形成一个更具“再创作”性质的版本。为了提升文本的流畅度和现代可读性，他灵活运用了更为简化且理性、现代的标点符号体系，强化了叙述的通俗化与情节化色彩，诸如以“familias mafiosas（黑手党家族）”形容明代权力集团的本土化表达，使没有汉学背景的普通读者也能迅速融入故事情境。这种策略虽牺牲了部分原作的诗意与文化深度，却极大拓宽了受众范围。其对文本的“简化”与“自由”处理，正体现了译者追求再创作与译文生命力的尝试。

这一策略与雷爱玲的学术性忠实形成互补，二者共同为《金瓶梅》在西语世界提供了多元且互为补充的传播路径：前者通过忠实翻译与详注引导深入理解，后者则凭借流畅叙事和现代化表达吸引更广泛的读者。两种译本并置，不仅反映了不同译者对文化距离的处理，也丰富了目标文化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知和身份建构。

（三）读者解读与跨文化比较

西语读者的解读也是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一环。《金瓶梅》译介中的情色元素不仅是审美对象，更是构建中国文学“他者形象”的叙事工具。西译本在文化意象（如对不贞女性的称谓“淫妇”，对通奸男性的绰号“乌龟”，对媒婆称之为“月老”等）的再编码过程中，形成了既陌生化又富于吸引力的文化符号体系。这种“异化化的欲望翻译”策略，某种意义上也促使西语读者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东方文学”在情色与伦理之间的张力。

通过前文所述媒体评论和读者反馈可知，很多西方读者在阅读《金瓶梅》后，会自发地把它拿来与本土或熟悉的文化内容作对比。这种比较实际上帮助他们将中国文化纳入自身文化图景，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与价值观。例如，有评论把《金瓶梅》比作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传统，

因为书中充斥欺骗、奸淫、权术，有点类似 16-17 世纪西班牙小说描写的社会乱象。也有人将西门庆这个多情又贪婪的形象与西方文学中的“唐璜”形象相比照。这些比附虽然未必精确，却是读者试图理解异文化文本的路径。通过这种类比，他们在心中为《金瓶梅》找到了“熟悉的位置”，使小说的文化身份更加清晰：既是一个中国故事，又拥有普遍的人性意义，可以与西方经典“对话”。一些读者和学者由此展开跨文化讨论，比如对比明代的腐败风气与同时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晚期的社会腐化，或者比较《金瓶梅》中女性命运与欧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异同。这些讨论实际上在为 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形象增添层次，使之不再是孤立的东方他者，而成为可以对比、可以产生共鸣和借鉴的对象。

另外，透过读者视角，我们还能看到文化身份建构中的价值观交流。有西语读者注意到《金瓶梅》里对权钱交易和性别压迫的揭露，认为其现实意义超越时代和地域，可作为当代社会镜鉴。这种跨文化比较和价值再造不仅丰富了文本的意义，也促使《金瓶梅》从中国文学作品转变为普世意义的文化经典。读者的主体性参与为作品在目标文化中的身份定位注入活力，是经典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五、结语

《金瓶梅》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历程显示，优秀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是一条复杂的链条，涉及译者、出版、媒体、读者与学界多方互动。早期零散的节译未能真正进入公众视野；2010 年前后两种全译本的出现奠定了该书在西语世界的传播基础，形成了忠实学术译本与通俗改写本并行的格局。权威译本的学术性和注释性强化了文本的经典属性，而通俗化的改写则降低了文化门槛，扩大了受众范围。媒体报道和学界研究改变了公众早期对《金瓶梅》的猎奇印象，引导读者将其视为揭示权力、金钱与人性欲望的现实主义巨作。高校课程和研究项目的纳入进一步巩固了其经典地位。从更广的欧洲经验看，中国文学与艺术的海外传播往往依赖译者、出版机构与传播渠道的协同作用，这一点在关于波兰中国文学译介和《茶馆》在德国传播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证（Chen, 2025; Wang & Su, 2025）。

从更深层的文化逻辑看，《金瓶梅》在西语语境下的“经典化”不仅是文本的位移，更是一次文学身份的重塑。这种重塑证明了中国古典文学在面对西方读者的审美预设时，具备极强的叙事张力与情感共鸣。译本在西班牙的稳固与向拉美地区的辐射，构建起了一个跨大西洋的西语汉学传播网，使这部明代奇书从单一的“中国故事”转化为全球文学对话中的“共有资产”。它不仅为西语世界提供了解析中国古代社会生态的文化样本，也为中西文学关于欲望、伦理与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坐标。

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经典在海外的成功传播依赖于译者“文化转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出版环境的支持以及目标文化的开放心态。《金瓶梅》一经译入便引发跨文化对话，启发读者以自身文化经验重新解读中国小说，并在比较中寻找共通的人性主题。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比较不同译本的具体策略，探讨拉美地区的接受差异，分析译本对世界文学的影响。透过《金瓶梅》的西译与经典化之路，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的挑战与机遇，也感受到跨文化沟通中人性与文学的共振。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3 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西班牙对中国当代叙事文学接受中的中国形象建构”（23NDJC120YB）；长春大学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主流媒体视角下中国形象在西班牙语国家的‘自塑’研究”（2024JBE03W06）；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人工智能赋能翻译学科应用型教学研究”（2025UT35H6M006E）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Xue Yuto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5876-3138>

Xu Lia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6384-2085>

References

- Almendros Peñaranda, Rubén Jesús (2020). “El adulterio femenino en *Jin Ping Mei* y la novela realista europea.” In Blanca Puchol Vázquez (Ed.), *Textos e imágenes de China. Estudios de Literatura Comparada* (vol. 2): 7-17.
- Cai Yazhi (2021). “La explicitación en traducción o cómo traducir al español los eufemismos de tres obras clásicas chinas.” *Onomázein* (52): 81-98. DOI: <https://doi.org/10.7764/onomazein.52.07>
- Chang Ya-hui (2018). “La traducción de los elementos eróticos: la tortuga, más que una especie reptil en *Jin Ping Mei*.” *Estudios de Traducción* (08): 93-103. DOI: <https://doi.org/10.5209/ESTR.53005>
- Chen Lifeng (2025). “New Trend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Polan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01): 58-71.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5.1.05>
- Hsu Carmen Y. (2010). “Planteamiento del tema celestinesco chino y *Jin Ping Mei*.” *Celestinesca* (34): 43-55. DOI: <https://doi.org/10.7203/Celestinesca.34.20123>
- Lanling Xiaoxiaosheng (2010-2011). *El erudito de las carcajadas. Jin Ping Mei*, translated by Alicia Relinque Eleta. 2 vols. Ediciones Atalanta.
- Lanling Xiaoxiaosheng (2010). *Flor de ciruelo en vasito de oro. Jin Ping Mei*, translated by Xavier Roca-Ferrer. 2 vols. Ediciones Destino.
- 李翠蓉（2024）：《中国古典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浙江大学出版社。
- [Li Cuirong (2024).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the Spanish-speaking World*.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Relinque Eleta, Alicia (2014). “El arte de la traición. La traducción de la literatura clásica china.” *Actas del I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Sinología en Español: La traducción de las obras clásicas chinas*. Tamkang University Press: 58-72.
- Wang Kai and Su Menghan (2025). “Between National Culture and Global Epic: The Teahouse in German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01): 72-80.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5.1.06>